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

卻說他兄弟三眾到了殿上，對師父道：「飯將熟了，叫我們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不是問飯。他這觀裡有甚麼人參果，似孩子一般的東西，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老實，不曉得，不曾見。」清風道：「笑的就是他，笑的就是他。」行者喝道：「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，莫成為你不見了甚麼果子，就不容我笑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息怒。我們是出家人，休打誑語，莫吃昧心食。果然吃了他的，陪他個禮罷，何苦這般抵賴？」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，他就實說道：「師父，不干我事。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，他想一個兒嘗新，著老孫去打了三個，我兄弟各人吃了一個。如今吃也吃了，待要怎麼？」明月道：「偷了我四個，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。」八戒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既是偷了四個，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，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？」那狀子倒轉胡嚷。二仙童問得是實，越加毀罵。就恨得個大聖鋼牙咬響，火眼睜圓，把條金箍棒擗了又擗，忍了又忍道：「這童子只說當面打人也罷，受他些氣兒。送他個絕後計，教他大家都吃不成。」好行者，把腦後的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變做個假行者，跟定唐僧，陪著悟能、悟淨，忍受著道童嚷罵。他的真身出一個神，縱雲頭，跳將上去，逕到入參園裡，掣金箍棒，往樹上乒乓一下，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，把樹一推推倒。可憐葉落柯開根出土，道人斷絕草還丹。那大聖推倒樹，在枝兒上尋果子，那裡得有半個。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，他的棒兩頭是金裹的，況鐵又是五金之類，所以敲著就振下來；既下來，又遇土而入。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。他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大家散火。」他收了鐵棒，逕往前來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那些人肉眼凡胎，看不明白。

卻說那仙童罵夠多時，清風道：「明月，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，我們就像罵雞一般，罵了這半會，通沒個招聲，想必他不曾偷吃。倘或樹高葉密，數得不明，不要枉罵了他，我和你再去查查。」明月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他兩個果又到園中，只見那樹倒柯開，果無葉落。謊得清風腳軟跌根頭，明月腰酥打骸垢，那兩個魂飛魄散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三藏西臨萬壽山，悟空斷送草還丹。  
柯開葉落仙根露，明月清風心膽寒。

他兩個倒在塵埃，語言顛倒，只叫：「怎的好？怎的好？害了我五莊觀裡的丹頭，斷絕我仙家的苗裔，師父來家，我兩個怎的回話？」明月道：「師兄莫嚷，我們且整了衣冠，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。這個沒有別人，定是那個毛臉雷公嘴的那廝，他來出神弄法，壞了我們的寶貝。若是與他分說，那廝畢竟抵賴，定要與他相爭；爭起來，就要交手相打，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？且不如去哄他一哄，只說果子不少，我們錯數了，轉與他陪個不是。他們的飯已熟了，等他吃飯時，再貼他些兒小菜。他一家拿著一個碗，你卻站在門左，我卻站在門右，撲的把門關倒，把鎖鎖住，將這幾層門都鎖了，不要放他，待師父來家，憑他怎的處置。他又是師父的故人，饒了他，也是師父的人情；不饒他，我們也拿住個賊在，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。」清風聞言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他兩個強打精神，勉生歡喜，從後園中逕來殿上，對唐僧控背躬身道：「師父，適間言語粗俗，多有衝撞，莫怪，莫怪。」三藏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清風道：「果子不少，只因樹葉高密，不曾看得明白。才然又去查查，還是原數。」那八戒就趁腳兒蹺道：「你這個童兒，年幼不知事體，就來亂罵，白口咀咒，枉賴了我們也，不當人子。」行者心上明白，口裡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是謊，是謊。果子已是了了帳，怎的說這般話？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盛將飯來，我們吃了去罷。」

那八戒便去盛飯，沙僧安放棹椅。二童忙取小菜，卻是些醬瓜、醬茄、糟蘿蔔、醋豆角、醃窩菜、綽芥菜，共排了七八碟兒，與師徒們吃飯；又提一壺好茶，兩個茶鍾，伺候左右。那師徒四眾卻才拿起碗來，這童兒一邊一個，撲的把門關上，插上一把兩鎖銅鎖。八戒笑道：「這童子差了，你這裡風俗不好，卻怎的關了門裡吃飯？」明月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好歹吃了飯兒開門。」清風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害饑勞、偷嘴的禿賊！你偷吃了我的仙果，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；卻又把我的仙樹推倒，壞了我五莊觀裡仙根，你還要說嘴哩。若能夠到得西方參佛面，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。」三藏聞言，丟下飯碗，把塊石頭放在心上。那童子將那前山門、二山門，通都上了鎖。卻又來正殿門首，惡語惡言，賊前賊後，只罵到天色將晚，才去吃飯。飯畢，歸房去了。

唐僧埋怨行者道：「你這個猴頭，番番撞禍。你偷吃了他的果子，就受他些氣兒，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，怎麼又推倒他的樹？若論這般情由，告起狀來，就是你老子做官，也說不通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鬧，那童兒都睡去了，只等他睡著了，我們連夜起身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幾層門都上了鎖，閉得甚緊，如何走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莫管，莫管，老孫自有法兒。」八戒道：「愁你沒有法兒哩，你一個變，甚麼蟲蛭兒，瞞格子眼裡就飛將出去。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，便在此頂缸受罪哩。」唐僧道：「他若幹出這個勾當，不同你我出去啊，我就念起舊話經兒，他卻怎生消受？」八戒聞言，又愁又笑道：「師父，你說的那裡話？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《楞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孔雀經》、《觀音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不曾聽見個甚那『舊話經』啊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道。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，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，師父哄我戴了，就如生根的一般，莫想拿得下來，叫做緊箍兒咒，又叫做緊箍兒經。他『舊話經』，即此是也。但若念動，我就頭疼，故有這個法兒難我。師父，你莫念，我決不負你，管情大家一齊出去。」

說話後，都已天昏，不覺東方月上。行者道：「此時萬籟無聲，冰輪明顯，正好走了去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不要搗鬼，門俱鎖閉，往那裡走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看手段。」把金箍棒捻在手中，使一個「解鎖法」，往門上一指，只聽得突聒的一聲響，幾層門雙鎖俱落，唵喇的開了門扇。八戒笑道：「好本事，就是叫小爐兒匠使孫子，便也不像這等爽快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門兒有甚稀罕，就是南天門，指一指也開了。」卻請師父出了門，上了馬，八戒挑著擔，沙僧攬著馬，逕投西路而去。行者道：「你們且慢行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不可傷他性命；不然，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行者復進去，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。他腰裡有帶的瞌睡蟲兒，原來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。他摸出兩個來，瞞窗眼兒彈將進去，逕奔到那童子臉上，鼾鼾沉睡，再莫想得醒。他才拽開雲步，趕上唐僧，順大路一直西奔。

這一夜馬不停蹄，行到天曉。三藏道：「這個猴頭弄殺我也，你因為嘴，帶累我一夜無眠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只管埋怨。天色明了，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，養養精神再走。」那長老只得下馬，倚松根權作禪床坐下；沙僧歇了擔子打盹；八戒枕著石睡覺。孫大圣偏有心腸，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。四眾歇息不題。

卻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，領眾小仙出離兜率，逕下瑤天，墜祥雲，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。看時，只見觀門大開，地上乾淨。大仙道：「清風、明月，卻也中用。常時節日高三丈，腰也不伸；今日我們不在，他倒肯起早，開門掃地。」眾小仙俱悅。行至殿上，香火全無，人蹤俱寂，那裡有明月、清風。眾仙道：「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，拐了東西走了。」大仙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修仙的人，敢有這般壞心的事？想是昨晚忘卻關門，就去睡了，今早還未醒哩。」眾仙到他房門首看處，真個關著房門，鼾鼾沉睡；任外邊打門亂叫，那裡叫得醒來。眾仙撬開門板，著手扯下床來，也只是不醒。大仙笑道：「好仙童啊，成仙的人，神滿再不思睡，卻怎麼這般困倦？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？快取水來。」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。大仙念動咒語，噴一口水，噴在臉上，隨即解了睡魔。

二人方醒，忽睜睛，抹抹臉，擡頭觀看，認得是仙師與世同君和仙兄等眾。慌得那清風頓首，明月叩頭道：「師父啊，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，一夥強盜，十分兇狠。」大仙笑道：「莫驚恐，慢慢的說來。」清風道：「師父啊，當日別後不久，果有個東土唐僧，一行有四個和尚，連馬五口。弟子不敢違了師命，問及來因，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。那長老俗眼愚心，不識我們仙家的

寶貝。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再三不吃。是弟子各吃了一個。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，有一個姓孫的，名悟空行者，先偷四個果子吃了。是弟子們向伊理說，實實的言語了幾句。他卻不容，暗自裡弄了個出神的手段。苦啊！……」二童子說到此處，止不住腮邊淚落。眾仙道：「那和尚打你來？」明月道：「不曾打，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。」大仙聞言，更不惱怒，道：「莫哭，莫哭。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，也曾大鬧天宮，神通廣大。既然打倒了寶樹，你可認得那些和尚？」清風道：「都認得。」大仙道：「既認得，都跟我來。——眾徒弟們，都收拾下刑具，等我回來打他。」眾仙領命。

大仙與明月、清風縱起祥光，來趕三藏，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。大仙在雲端裡向西觀看，不見唐僧。及轉頭向東看時，倒多趕了九百餘里。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，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；大仙的雲頭，一縱趕過了九百餘里。仙童道：「師父，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。」大仙道：「我已見了。你兩個回去安排下繩索，等我自家拿他。」清風、明月先回不題。

那大仙按落雲頭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行腳全真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穿一領百衲袍，繫一條呂公條。手搖塵尾，漁鼓輕敲。三耳草鞋登腳下，九陽巾子把頭包。飄飄風滿袖，口唱月兒高。

逕直來到樹下，對唐僧高叫道：「長老，貧道起手了。」那長老忙忙答禮道：「失瞻，失瞻。」大仙問：「長老是那方來的？為何在途中打坐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，路過此間，權為一歇。」大仙佯訝道：「長老東來，可曾在荒山經過？」長老道：「不知仙官是何寶山？」大仙道：「萬壽山五莊觀，便是貧道棲止處。」

行者聞言，他心中有物的人，忙答道：「不曾，不曾，我們是打上路來的。」那大仙指定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個潑猴！你瞞誰哩？你倒在我觀裡，把我人參果樹打倒，你連夜走在此間，還不招認，遮飾甚麼？不要走，趁早去還我樹來。」那行者聞言，心中惱怒，掣鐵棒，不容分說，望大仙劈頭就打。大仙側身躲過，踏祥光，逕到空中。行者也騰雲，急趕上去。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紫金冠，無憂鶴髦穿。履鞋登足下，絲帶束腰間。體如童子貌，面似美人顏。三鬚飄額下，鴉翎疊鬢邊。相迎行者無兵器，止將玉塵手中撚。

那行者沒高沒低的，棍子亂打。大仙把玉塵左遮右擋，奈了他兩三回合。使一個「袖裡乾坤」的手段，在雲端裡把袍袖迎風輕輕的一展，刷地前來，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。八戒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們都裝在絡纏裡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不是絡纏，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等我一頓釘鈹，築他個窟窿，脫將下去，只說他不小心，籠不牢，吊的了罷。」那馱子使鈹亂築，那裡築得動：手捻著雖然是個軟的，築起來就比鐵還硬。

那大仙轉祥雲，逕落五莊觀坐下，叫徒弟拿繩來。眾小仙一一伺候。你看他從袖子裡卻像撮傀儡一般，把唐僧拿出，縛在正殿簷柱上。又拿出他三個，每一根柱上綁了一個。將馬也拿出拴在庭下，與他些草料。行李拋在廊下。又道：「徒弟，這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可用刀槍，不可加鈹鉞。且與我取出皮鞭來，打他一頓，與我人參果出氣。」眾仙即忙取出一條鞭，——不是甚麼牛皮、羊皮、麂皮、犢皮的，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，著水浸在那裡。令一個有力量的小仙，把鞭執定道：「師父，先打那個？」大仙道：「唐三藏做大不尊，先打他。」

行者聞言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那老和尚不禁打，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啊，卻不是我造的孽？」他忍不住，開言道：「先生差了。偷果子是我，吃果子是我，推倒樹也是我，怎麼不先打我，打他做甚？」大仙笑道：「這潑猴倒言語齊烈。這等便先打他。」小仙問：「打多少？」大仙道：「照依果數，打三十鞭。」那小仙掣鞭就打。行者恐仙家法大，睜圓眼瞅定，看他打那裡。原來打腿，行者就把腰扭一扭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作兩條熟鐵腿，看他怎麼打。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，天早向午了。大仙又吩咐道：「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，縱放頑徒撒潑。」那仙又掣鞭來打。行者道：「先生又差了。偷果子時，我師父不知，他在殿上與你二童講話，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。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，我為弟子的也當替打，再打我罷。」大仙道：「這潑猴，雖是狡猾奸頑，卻倒也有些孝意。既這等，還打他罷。」小仙又打了三十。行者低頭看看，兩隻腿似明鏡一般，通打亮了，更不知些疼痛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大仙道：「且把鞭子浸在水裡，待明朝再拷打他。」小仙且收鞭去浸，各各歸房。晚齋已畢，盡皆安寢不題。

那長老淚眼雙垂，怨他三個徒弟道：「你等闖出禍來，卻帶累我在此受罪，這是怎的起？」行者道：「且休報怨，打便先打我，你又不曾吃打，倒轉嗟呀怎的？」唐僧道：「雖然不曾打，卻也綁得身上疼哩。」沙僧道：「師父，還有陪綁的在這裡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都不要嚷，再停會兒走路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弄虛頭了。這裡麻繩噴水，緊緊的綁著，還比關在殿上，被你使解鎖法搥開門走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誇口說，那怕他三股的麻繩噴上了水，就是碗粗的棕纜，也只好當秋風。」

正話處，早已萬籟無聲，正是天街人靜。好行者，把身子小一小，脫下索來道：「師父去啞。」沙僧慌了道：「哥哥，也救我們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悄悄，悄悄。」他卻解了三藏，放下八戒、沙僧，整束了襖衫，扣背了馬匹，廊下拿了行李，一齊出了觀門。又教八戒：「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要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有用處，快快取來。」那馱子有些努力，走了去，一嘴一顆，就拱了四顆，一抱抱來。行者將枝梢折了，教兄弟二人復進去，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。那大聖念動咒語，咬破舌尖，將血噴在樹上，叫：「變！」一根變作長老，一根變作自身，那兩根變作沙僧、八戒；都變得容貌一般，相貌皆同，問他也就說話，叫名也就答應。他兩個卻才放開步，趕上師父。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，躲離了五莊觀。

只是到天明，那長老在馬上搖搖打盹。行者見了，叫道：「師父不濟，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？我老孫千夜不眠，也不曉得些困倦。且下馬來，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，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處歇再走。」

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。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，吃了早齋，出在殿上，教：「拿鞭來，今日卻該打唐三藏了。」那小仙掣著鞭，望唐僧道：「打你哩。」那柳樹也應道：「打麼。」乒乓打了三十。掣過鞭來，對八戒道：「打你哩。」那柳樹也應道：「打麼。」及打沙僧，也應道教打。及打到行者，那行者在路，偶然打個寒噤道：「不好了！」三藏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眾，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，今日想不打了，卻又打我的化身，所以我真身打嚟。收了法罷。」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。

你看那些道童害怕，丟了皮鞭，報道：「師父啊，為頭打的是大唐和尚，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樹之根。」大仙聞言，呵呵冷笑，誇不盡道：「孫行者，真是一個好猴王。曾聞他大鬧天宮，佈地網天羅，拿他不住，果有此理。——你走了便也罷，卻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？決莫饒他，趕去來。」

那大仙說聲趕，縱起雲頭，往西一望，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，正然走路。大仙低落雲頭，叫聲：「孫行者，往那裡走？還我人參樹來。」八戒聽見道：「罷了，對頭又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且把善字兒包起，讓我們使些兇惡，一發結果了他，脫身去罷。」唐僧聞言，戰戰兢兢，未曾答應。沙僧掣寶杖，八戒舉釘鈹，大聖使鐵棒，一齊上前，把大仙圍住在空中，亂打亂築。這場惡鬥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悟空不識鎮元仙，與世同君妙更玄。  
三件神兵施猛烈，一根塵尾自飄然。  
左遮右擋隨來往，後架前迎任轉旋。  
夜去朝來難脫體，淹留何日到西天！

他兄弟三眾各舉神兵，一齊攻打；那大仙只把繩帶兒演架。那裡有半個時辰，他將袍袖一展，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。返雲頭，又到觀裡，眾仙接著。仙師坐於殿上，卻又在袖兒裡一個個搬出：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；八戒、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；將行者捆倒。行者道：「想是調問哩。」不一時，捆綁停當，教把長頭布取十疋來。行者笑道：「八戒，這先生好意思，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。減省些兒，做個一口鐘罷了。」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。大仙道：「把唐三藏、豬八戒、沙和尚都使布

裹了。」眾仙一齊上前裹了。行者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夾活兒就大殮了。」須臾，纏裹已畢。又教拿出漆來。眾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，把他三個渾身布裹漆了，渾身俱裹漆，上留著頭臉在外。八戒道：「先生，上頭倒不打緊，只是下面還留孔兒，我們好出恭。」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擡出來。行者笑道：「八戒，造化，擡出鍋來，想是煮飯我們吃哩。」八戒道：「也罷了，讓我們吃些飯兒，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。」眾仙果擡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。大仙叫架起乾柴，發起烈火，教：「把清油拗上一鍋，燒得滾了，將孫行者下油鑊炸他一爍，與我人參樹報仇。」

行者聞言，暗喜道：「正可老孫之意，這一向不曾洗澡，有些兒皮膚燥癢，好歹燙燙，足感盛情。」頃刻間，那油鍋將滾。大聖卻又留心，恐他仙法難參，油鍋裡難做手腳，急回頭四顧，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，西邊是一個石獅子。行者將身一縱，滾到西邊，咬破舌尖，把石獅子噴了一口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作他本身模樣，也這般捆作一團。他卻出了元神，起在雲端裡，低頭看著道士。

只見那小仙報道：「師父，油鍋滾透了。」大仙教：「把孫行者擡下去。」四個仙童擡不動，八個來也擡不動，又加四個也擡不動。眾仙道：「這猴子戀土難移，小自小，倒也結實。」卻教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，往鍋裡一擡，烹的響了一聲，濺起些滾油點子，把那小道士們臉上燙了幾個燎漿大泡。只聽得燒火的小童喊道：「鍋漏了，鍋漏了。」說不了，油已漏得罄盡，鍋底打破，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裡面。

大仙大怒道：「這個潑猴，著然無禮，教他當面做了手腳。你走了便罷，怎麼又搗了我的灶？這潑猴枉自也拿他不住；就拿住他，也似搗砂弄汞，捉影捕風。罷，罷，罷，饒他去罷。且將唐三藏解下，另換新鍋，把他扎一扎，與人參樹報仇罷。」那小仙真個動手，拆解布漆。

行者在半空裡聽得明白，他想著：「師父不濟，他若到了油鍋裡，一滾就死，二滾就焦，到三五滾他就弄做個稀爛的和尚了。我還去救他一救。」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上前叉手道：「莫要拆壞了布漆，扎我師父，還等我來下油鍋罷。」那大仙驚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獼猴！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灶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遇著我就該倒灶，干我甚事？我才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，但只是大小便急了，若在鍋裡開風，恐怕污了你的熟油，不好調菜吃。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，才好下鍋。不要扎我師父，還來扎我罷。」那大仙聞言，呵呵冷笑，走出殿來，一把扯住。

畢竟不知有何話說，端的怎麼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